

黔 印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编

目 次

拦洪堤上的墓碑·····	康武能 (1)
蕨粑歌·····	成文魁 (13)
不死的灵魂·····	棠棣华 (28)
歌和歌手的命运·····	彭庆元 (45)
脚 印·····	涛 声 (67)
芦笙的歌·····	任启江 (98)
泪·····	胡 锐 (106)
三穗的传说·····	任启江 (126)
杏 妮·····	卢仕忠 (139)

长堤上的墓碑

康武能



清江水，波涌浪追，
江岸上，长堤巍巍；
一块墓碑竖立在堤顶，
面对滔滔东去的江水。

朴素庄重的碑面上，
没有花纹图案的点缀；
一个闪光的名字呵，
象红宝石闪烁生辉。

我们把大锤紧紧攥在手，
静静地在碑前列好队；

在这转移工地的时刻，
再看一眼我们的好指挥。

看见墓碑就看见了你，
眼眶涌满悲痛的泪水；
江风唱起英雄的颂歌，
浪花掀开记忆的心扉……

忘不了七六年初冬，
我们党把“四人帮”粉碎；
你从牛棚奔上大街，
把庆祝的大鼓尽情猛擂。

我们的老县委书记，
你笑呵，笑得合不拢嘴：
“党把我第二次解放，
这一身骨头，全部交党费！”

华主席发出伟大号令，
向四化进军，大地生辉！
你挥动捆麻了的双手：
“正盼着大干显神威！”

你来了，来到工地，
脚步是这样急切如飞；
肩负全县人民的重托，
筑起大堤，锁住洪水。

你来了，来到工地，
心中是何等自豪无畏；
带领一千多雄兵虎将，
向荒滩夺地要粮堆！

在那激战的日日夜夜，
大干的热情烧沸江水；
车轮滚滚，扁担悠悠，
夯歌声还在把脚步催。

你是工地指挥吗？
和我们一道打石挥锤；
你是普通社员吗？
心揣整个工地的冷暖安危。

——你干得多舒心呵，
两鬓的白发也似乎减退；

——你忙得多畅快呵，
好象忘了伤残的左腿……

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
“四人帮”的爪牙手狠心黑；
暴徒们视你为眼中钉，
威逼你交权，下跪。

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
“坐飞机”、“鸭子凫水”；
你铮铮挺立如磐石，
棍棒下，残废了左腿。

牛棚关不住火热的心，
你坚信乌云难把太阳遮；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萧瑟山河重现芳菲。

今天呵，梦境成为现实，
兰天高阔，大地妩媚；
实现二〇〇〇年的大目标，
干劲呵，需要鼓足二千倍！

三伏的烈日烤焦了石头，
你手抱石头把大堤垒；
手掌下，山野的石头，
按你的调遣入列编队。

你艰难地移动脚步，
左腿象僵硬的棒槌；
脸色铁青，汗如泉涌，
胸腔巨痛似钢针乱锥。

你转过身去，背着人，
把止痛药片干咽下胃；
撩起衣角，擦去冷汗，
又弯腰忙碌抡动手臂。

脚下，汗雨滴出水窝，
盛满你的心血和智慧；
汗湿的指印烙满石头，
石头生色似瑰丽的翡翠。

看着你汗淋淋的身躯，
我们心疼地“嗔怒问罪：”

“老书记呵，你这样顽固，
把群众意见扔在耳背。

“哪座高地需要攻占，
你只须把手旗一挥。”
你眉毛高扬朗声笑：
“别想把我锁进保险柜。”

“后生崽们，比一比看，
老马识途能拉重车；
来，唱一段山歌：
撵起金鸡满山飞……”

寒冬的江水冻谢了浪花，
江面上冰棱比尖刀锋锐；
水泥运来了，没有码头，
船停在江中急火烧眉。

你推开人群走上前，
一声不响，踏冰下水；
走到船边，水漫过腰，
把沉重的水泥背上背。

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呵，
群龙赴江，冰凌后退；
寒冷算什么？有你领头，
纵然是钻冰海也不皱眉！

袋袋水泥插翅飞上岸，
大堤起午把英雄赞美；
看着双双冻得发紫的脚，
你顿时忘了病痛和疲惫。

你捂着胸口来到伙房：
“快熬姜汤，烧起火堆；
饭菜要香，莫忘备酒，
给大伙驱寒解劳累。”

当百鸟归林夜雾四起，
工棚里传来鼾声如雷；
你坐在熊熊的火堆旁，
烤着湿透的衣裤鞋袜。

三更了，夜风挤进门缝，
诚恳地劝你休息一会；

你说，天明大家穿湿衣，
我怎能看着心无愧。

五更了，星光跳进窗棂，
焦急地再三把你相催；
你说，这就烤完了，
辛苦你把我整夜陪伴。

把暖烘烘的衣裤鞋袜，
轻轻地放在每个铺位；
火光弱了，但不会熄灭，
烧红天边第一抹朝晖……

去问江边的沙叟，
有多少指挥洒下的汗水？
沙叟说：分不清，
你看千里清江波相推。

去问堤上的石头，
看见指挥又几夜没睡？
石头说：说不清，
你看岩上青松枝叶翠。

大堤一天天升高，
峻工期近了，多壮美；
你却一天天消瘦，
下颚尖了，把心操碎……

忘不了去年深冬，
工地上北风呼呼吹；
你倒下了，靠着堤身，
手中还握着一把大锤。

我们从泥水中扶起你，
人人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急促的车笛远去了，
一颗颗心呵，把笛声紧追。

月亮圆时，离开了你，
沉重的铅块塞满胸内；
月亮缺了，还不见你，
每天登上大堤眺望几回。

回来了，汽车缓缓驰来，
摆着花圈，相框青纱垂；

人们从四面八方迎上去，
治河工地，尘沙搅天飞。

我们把惊心的病历表，
颤抖着捧在手内——
你忍着巨大的癌痛，
拼命大干，鞠躬尽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病床上你撑起双臂：

“我没有完成任务，
工程正在激战收尾。

“我多么想告诉华主席，
为四化献身，死而无悔；
请把我埋在大堤上，
日夜站在我的岗位。”

涛声呜咽着卷上江岸，
来参加英雄的追悼会；
我们在高高的堤顶上，
为你竖起一块墓碑。

碑正中刻上你的名字，
不刻功绩，不刻伤悲；
你那掷地有声的话语，
已溶进新长征的进军词汇。

奔腾的江水放轻脚步，
为了不惊扰你小憩安睡；
秀丽的大山捧来白云，
为你盖上松软的棉被。

我们仿佛听见你在说：
不用休息，我不累；
为了叫荒滩变成金银窝，
就要舍得流几身汗水。

双双茧手握紧镐柄锤把，
工地上响彻誓师的春雷；
英雄的道路接着走，
未完成的蓝图继续绘！

从那天起，沸腾的工地上，
又看见了我们的好指挥。

——号子唱得更欢快，
——锤声响得更清脆。

我们在碑前庆祝竣工，
鞭炮锣鼓惊得喜鹊高飞；
双双眼深情地望着墓碑，
你笑了，笑得多欣慰……

好指挥，请下命令吧，
新的工地仍需要你带队；
你奋斗不息的身影，
已织进红旗上的经纬。

待到金色的秋天来临，
新开的土地铺满稻穗；
我们再列队来到碑前，
献给你庆丰收的美酒和花卉……



蕨 靱 歌

成文魁



十月红雨满天洒，
鞭炮声声云中炸。
老石书记复了职呵，
苗岭苍松吐新芽。

谁吃五谷不恋故土，
谁穿棉布不爱棉花。
石书记上任头件事，
请假探亲要回家。

离别一年不相见，
他那天不把亲人挂。

脚不点地走如飞，
眨眼翻过了凉风垭。

石书记本是北方人，
黄河边上的放羊娃，
回家为何不往北走，
直奔深山为个啥？

都只为难忘一九七五年，
农历冬月二十八。
游斗去到蕨耙寨，
蕨耙寨里吃蕨耙。

那时节，老石“解放”才半月，
县革委分他把生产抓，
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
老石他又一次当活靶。

说是他下乡搞复辟，
组织起群众挖蕨耙。
说他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用生产来把革命压。

说他是“还在走的走资派，”
又把那“还乡团”黑牌挂。
崔主任号令往下传，
村村寨寨把台搭。

崔主任要扫开升官路，
这回亲自出了马。
他派人先到蕨耙寨，
发动苦主蕨大妈。

左拎白糖右提酒，
又是哄骗又是诈。
只要大妈敢登台，
不斗老石也会垮。

听说要她斗争石书记，
蕨大妈心里乱如麻。
问号一个接一个，
这个言该怎么发？！

记得那年初解放，
他来苗寨把根扎。